

莊嚴的遊戲：〈毛穎傳〉人物形象與 史傳敘事結構析論

蔡瑩瑩*

(收稿日期：112年5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112年10月12日)

提要

本文探討〈毛穎傳〉的用典與敘事意涵。首先根據前賢研究成果作出兩項有關人物形象的補充：第一、分析毛穎「三祖」典故，指出其喻指「文章／文人」的不同用途。第二、分析毛穎形象，指出其並非韓愈的自喻，反而表現對當代文人的諷刺與哀嘆。其次則討論〈毛穎傳〉的「論贊」與柳宗元之評論。指出〈毛穎傳〉虛構的歷史架構，正表現毛穎代表的文人形象與韓愈理想價值的對立；而柳宗元除了理解韓愈的創作理念外，更試圖調和〈毛穎傳〉隱含的諷刺之意。此外，本文也指出〈毛穎傳〉的諧隱、幽默特質，讓諸多諷刺以較柔軟、婉曲的方式展現；而其用典、雙關技藝精絕，更展現了韓愈對文學的愛好與能量，支持他在現實的沈重憤懣中，仍堅持理想，樹立價值。

關鍵詞：〈毛穎傳〉、典故、人物形象、敘事、以文為戲

*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王國維曾謂：

詩人視一切外物，皆遊戲之材料也。然其遊戲，則以熱心為之，故談諧與嚴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¹

指出文學「遊戲」性質外，更有趣的是，靜安以為遊戲／談諧實與嚴肅典重相輔而成，缺一不可。本文的研究對象〈毛穎傳〉，正表現出此種看似對立實又並存的雙面性。翻檢〈毛穎傳〉之歷代評價，可謂毀譽相參、褒貶互見：或以文藝欣賞之眼光，讚嘆韓愈翻新推陳，以筆墨遊戲開拓新域，對所謂「純文學」發展大有貢獻；或站在經史與儒學傳統，疑惑韓愈既有繼聖之志，則事關「道統」，豈可作嬉戲之態？此二類論評，猶如王氏「遊戲」與「嚴重」的映照，而我們對〈毛穎傳〉的接受，也似乎仍在兩極間游移。換言之，對韓愈此文的分析與其作文背景／心態的理解，似仍有未發之覆；同時，身為後世讀者，究竟該從什麼角度來理解〈毛穎傳〉，方可得其用心，而又能否說明此文之「談諧與嚴重」如何缺一而不可？以下略述環繞著〈毛穎傳〉的相關評論與研究，並說明本文的問題意識與分析角度。

（一）前人研究述略：眾聲喧嘩論毛穎

自表面觀之，〈毛穎傳〉體裁為「史傳體」；但其所敘之人，實為毛筆，故就內容言，則繼承詠物、隱語、俳諧等文學傳統，²又因虛構性質，與志怪傳奇等「小說」類作品頗能會通。外顯體裁與表述內涵之間的奇妙落差，遂使後世對〈毛穎傳〉產生各種不同批評與接受角度。前人對〈毛穎傳〉的研究，也大致可歸納為「文藝體裁」與「寓意內涵」兩方向的論述：

首先，以「文藝體裁」為焦點者，或探討古文運動與傳奇的關係，如陳寅恪〈韓愈與

¹ 語出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第49則，收入王國維著，王幼安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臺北：河洛圖書出版，1980年），頁243。

² 相關分析可參看王美盈：〈試論韓愈〈毛穎傳〉之相關問題〉，《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9期（2013年7月），頁249-273。該文第四節整理〈毛穎傳〉與寓言、隱語、俳諧、志怪等多種文體之互涉關係。

唐代小說》，即以〈毛穎傳〉為韓愈基於對小說愛好的創作嘗試；³羅聯添認為〈毛穎傳〉「促進傳奇小說的發展」；⁴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將其歸為「小說創作」。⁵然而，對於〈毛穎傳〉是否該被視為一篇「傳奇」／「小說」？其實也未完全定論，如康韻梅探討韓柳文與小說的交涉，雖運用情節佈局等敘事要素大致分析了〈毛穎傳〉、〈種樹郭橐駝傳〉等文，仍認為「真正可視為小說者，僅有韓愈的〈石鼎聯句詩序〉一篇」，⁶未論定〈毛穎傳〉的文體歸屬。此類論述探討傳奇與古文之關係，辯證雖多，然〈毛穎傳〉終僅為其論據之一而已。

對〈毛穎傳〉體裁形式的眾多討論，其實側面反映出此文「寓意」在學界未獲共識的困境。換言之，如果能具體確定〈毛穎傳〉的寓意為何，進而探索其創作意圖，則可更有效討論其「內容」與「形式」能否相得益彰，乃至呼應韓愈「修其辭以明其道」⁷的主張。相反的，若如學者直接宣稱〈毛穎傳〉「『寓』的是什麼？沒有人知道。」⁸如此一來，只能「就文論文」。歷代評論者也確實多從巧用典故、幻涉人事、怪奇獨創、巧擬史傳等文學技藝層面確立〈毛穎傳〉的價值，⁹而不討論其內容究竟有何寓指。這個方向的評價雖無貶義，但不免使〈毛穎傳〉給人的印象更趨近於文術競藝的娛樂之作。

其次，另一方向的討論，正是關於〈毛穎傳〉的「寓意」。此類論述除專門論文外，亦散見於歷代注解論評中。舉例而言，葉適認為此文「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¹⁰近人童第德、劉國盈承此說，以為「諷刺當時的執政大臣」、¹¹對「無用的老官僚也旁敲側擊，給以譏刺」。¹²為專文討論者，如王更生以為「文中充滿了作者對世態炎涼的人生感慨」；

³ 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收入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下冊，頁1293-1297。其謂「愈於小說，先有深嗜。後來『毛穎傳』之撰作，實基於早日之偏好。此蓋以『古文』為小說之一種嘗試。」（頁1295）

⁴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頁224。

⁵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37。

⁶ 康韻梅：〈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的作品為考察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8期（2008年5月），頁129。

⁷ 語出韓愈：〈爭臣論〉，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63-65。本文所引韓愈文，皆據此本，為免繁瑣，僅於引文後括號註明頁碼。

⁸ 語見韓廷一：《韓昌黎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10。

⁹ 相關論評甚眾，茲不一一臚列，請讀者諒宥。可參看羅聯添《韓愈古文校注匯輯》所輯歷代〈毛穎傳〉評說，見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匯輯》（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卷8，頁2961-2968。劉美玉、歐明俊：〈韓愈〈毛穎傳〉接受史述論〉，《閩江學院學報》第29卷6期（2008年12月），頁72-77。

¹⁰ 見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匯輯》引，頁2962。

¹¹ 童第德選注：《韓愈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04。

¹² 劉國盈：《韓愈》（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頁90。

¹³游友基則認為「諷諭皇帝的寡恩薄情」；¹⁴劉寧認為此文與唐代官制、士大夫致仕年齡相關；¹⁵卞孝萱則主張此文暗含對兄長韓會與自身之政治悲劇的不平之鳴。¹⁶由上可見，學者除了都同意毛穎乃比擬某種「文人」外，韓愈寫此「文人」一生，究竟寄托何種意義？可謂眾聲喧嘩。

將〈毛穎傳〉之創作，連結於更大的議題者，如方介〈談韓愈以文為戲的問題〉認為韓愈雖遭「以文為戲」的批評，然其理念卻是「結合藝術與道德為文」，可見韓愈作〈毛穎傳〉乃有「上繼絕學，振興斯文的深刻用心」。¹⁷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¹⁸首先詳細辨析〈毛穎傳〉創作年代與韓愈對時政之態度，認為前述如游友基、劉寧等學者論點中，將唐皇比擬為「秦始皇」者皆不成立；次則析論「毛穎」形象，乃為「便佞隱默，缺乏自我主見的小人之輩」，¹⁹絕非昌黎自喻；最終認為毛穎代表的是三代以下，無法傳承道統，碌碌無為的文人，韓愈以此自警並表達自身所認同的文人價值與責任。田曉菲〈中唐時期老舊之物的文化政治〉²⁰一文則爬梳魏晉至唐代對「老舊之物」的詠物之作，將〈毛穎傳〉放在了「詠（老舊）物」傳統中，並認為：

主人對老舊之物的拋棄被明確地等同為君王對老臣的厭棄，而《毛穎傳》的活潑幽默也和關於老舊之物的傳奇故事如出一轍。²¹

此論既明確了〈毛穎傳〉在詠物傳統中的位置，又將此「詠物」連結於「文化政治」，使其在文學藝術層面外，也反映出文人對「老舊」的焦慮和政治隱喻。

綜觀以上諸說，可見〈毛穎傳〉的寓意／寄託，實為理解〈毛穎傳〉不可不面對的問題；然而到目前為止，似乎仍有凝聚共識的空間。方介、姜龍翔和田曉菲的研究，則很好地證明了〈毛穎傳〉或許在「以文學為遊戲」之外，仍蘊含了韓愈對「文」、「道」的觀念

¹³ 王更生編著：《韓愈散文研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頁226。

¹⁴ 呂晴飛主編：《散文欣賞（第二輯）》（臺北：錦繡出版，1992年），頁579。

¹⁵ 劉寧：〈論韓愈〈毛穎傳〉的託諷意旨與俳諧藝術〉，《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4年），第19卷，頁51-57。

¹⁶ 卞孝萱：〈韓愈〈毛穎傳〉新探〉，《安徽史學》第4期（1991年），頁1-6。

¹⁷ 方介：〈談韓愈以文為戲的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6期（2000年3月），頁65-94。另參考日・川合康三：〈遊戲的文學——以韓愈的「戲」為中心〉，《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72-188。

¹⁸ 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成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69-98。

¹⁹ 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頁95。

²⁰ 田曉菲：〈中唐時期老舊之物的文化政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20年），頁53-65。

²¹ 田曉菲：〈中唐時期老舊之物的文化政治〉，頁53-65。

與理想。本文即希望在此基礎上，透過分析韓愈〈毛穎傳〉的敘述手法與結構，再進一步深入理解「毛穎」此一虛構人物，究竟與韓愈的理想、價值關係為何？此篇奇文又如何以獨特的方式來「傳道」？

（二）「以文為戲」背景下的〈毛穎傳〉

上小節略述後世對〈毛穎傳〉的研究與爭議，但實際上，在韓愈創作之當代，〈毛穎傳〉即已引起不小的波瀾。其中最重要的議題，即所謂「以文為戲」。

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第三章〈諧隱的意涵及唐前諧隱文學的流衍〉翔實梳理自司馬遷之〈滑稽〉，《文心雕龍》之〈諧隱〉，乃至韓愈、柳宗元「以文為戲」的發展，並討論了相關概念如機智、幽默、詼諧、諷刺等。楊氏指出：「滑稽」本指車輪等器物機巧圓轉，引申指人物正言若反，應對機敏而能諷君王、寓怨怒，故史遷為具備此特質的人物作傳；《文心雕龍》之「諧隱」則一方面是文學之章法技巧，一方面也逐漸成為文學體類。²²而諧隱文學之根本性質乃「以語言文字來進行遊戲及因此所帶來的愉悅」，以「娛樂宣洩」為主、「諷喻教化」居次；在內容質性上「雅俗兼具」，在文章體類上則可謂「無體不戲」。²³發展至唐代，韓愈、柳宗元的「以文為戲」則更較前人有所突破：

韓、柳已不再片面地強調遊戲之餘是否具諷諫之效，反倒以為文學作品縱然只是自娛娛人，不但於道無害，還有益於世……也就是說，他們以為娛戲本身就是對人有益的。²⁴

楊氏指出韓、柳「以文為戲」論，宣告了「遊戲本身即具價值」，但也不諱言，當時多數菁英文人其實無法認同韓、柳之說。

值得注意的是，〈毛穎傳〉正是在韓愈已然承受上述各種批評與不認同後的創作。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韓愈〈毛穎傳〉作於元和元年至四年（806-809）間。²⁵而在〈毛穎傳〉

²² 以上綜述自楊明璋：〈諧隱的意涵及唐前諧隱文學〉，《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臺北：新文豐出版，2011年），頁75-105。

²³ 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頁105-115。

²⁴ 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頁92-93。

²⁵ 相關研究在本文第一節所述前人研究成果中多有述及，本文主要參考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之討論，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年），頁28。其以柳宗元永貞元年（805）被貶，在此前未見〈毛穎傳〉，而元和五年（810）

創作之前，韓愈與友人早已環繞著「以文為戲」之議進行論辯。裴度在貞元末年（約 798）作〈寄李翱書〉²⁶曾批評韓愈曰：

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耳。²⁷

此外，張籍〈上韓昌黎〉二封書信相當直接地批評曰：

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²⁸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眾，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²⁹

「駁雜無實」就指何類作品？學者見解不一，³⁰不過韓愈則很明確地針對「戲／玩」而答覆曰：

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駁雜無實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答張籍書〉，《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77）

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重答張籍書〉，《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79）

柳宗元〈與楊晦之書〉言及聽聞「韓愈為〈毛穎傳〉」，故知〈毛穎傳〉之撰成，當以上述二年份為起點與下限。

²⁶ 裴度〈寄李翱書〉，目前學界普遍認為作於貞元末年，參莫山洪：〈裴度〈寄李翱書〉繫年考〉，《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 期（2009 年），頁 50-52。下引張籍〈上韓昌黎〉的年代，羅聯添指出作於貞元十四年（798），見羅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張籍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頁 169-176。

²⁷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538，頁 5462。

²⁸ 《全唐文》，卷 684，頁 7007-7008。

²⁹ 《全唐文》，卷 684，頁 7008-7009。

³⁰ 主張當指「傳奇小說」者，如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羅聯添〈張籍〈上韓昌黎書〉的幾個問題〉，《唐代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頁 460-474。另外，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認為乃指〈貓相乳〉、〈贈張童子序〉等短篇散文、贈序雜記一類（頁 38）。日·川合康三〈遊戲的文學——以韓愈的「戲」為中心〉則認為是「口頭的議論、論戰」（頁 178）。

儘管張、韓之討論，非針對〈毛穎傳〉而發，但以〈毛穎傳〉的體裁與內容言，也確實當得起相同批評。所謂「戲／玩」，一方面與「制／正」相對，表現某種不受正規體制／文章典範所拘束的創作型態。平心而論，〈毛穎傳〉確實展現了「以文字為遊戲」的創意，而不符其篇名「傳」所指涉的正統史體。《舊唐書·韓愈傳》曾評韓之「史筆」云：

然（愈）時有恃才肆意，亦有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³¹

《舊唐書》史臣理解韓愈「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³²的文風改革意圖，但認為其過度逞才，「譏戲不近人情」，〈毛穎傳〉即其例證。《舊唐書》史臣所論，顯然著眼在一「傳」字，並採取史家正統的「實錄」標準來看待〈毛穎傳〉，故而在其眼中，以史傳體為名而實為虛構的〈毛穎傳〉，乃是「譏戲」、「紕繆」。

另一方面，「戲」的閱讀效果是「弛」、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表現出某種展示於公眾——暗示作品因獨特而產生流行或傳播——並令讀者感到歡娛、放鬆的效果。觀察〈毛穎傳〉在當時的流傳與閱讀，也確實符合上述特質：在陳諸大眾方面，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稱：

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

33

來訪者「時言」，可見應不只一人提起此文，這表示〈毛穎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傳播、流行；而柳宗元「久不克見」則顯示時間之持續，亦即柳宗元不時聽聞他人談及〈毛穎傳〉，而要一直等到「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方讀之。此一陳述本身就說明了〈毛穎傳〉在當代公開且持續的流行。至於此文令人「以為怪」、「以為歡」的效果，則參考上述《舊唐書》史臣的陳述，大概可推測，讀者第一時間會驚異於〈毛穎傳〉之文體表象與實際內容的落差，試看《文心雕龍》對「史傳」的定義：

³¹ 五代·劉昫：〈韓愈傳〉，《舊唐書》，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卷 160，頁 12-13。

³² 五代·劉昫：〈韓愈傳〉，頁 12-13。

³³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卷 21，頁 366-367。

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³⁴

《文心》論史傳，以「按實而書」為尚，對愛奇穿鑿者，貶為訛濫巨蠹；同時，更強調史書應褒貶善惡，為萬代準繩，態度相當嚴肅。³⁵唐代繼承魏晉南北朝的文學遺產，對此觀念絕不陌生，在這種對史傳文的正經態度下，如〈毛穎傳〉通篇刻意編排典故、附會史事（所謂「駁雜」）、又虛造人物（所謂「無實」）的「以史為戲」³⁶之作，若讀者／評論者素習正史軌範，乍見〈毛穎傳〉之名，很可能會以為這是一篇正經史傳，然讀其內容，才發現其人物乃向壁虛造，其事乃典故轉化，再加上若干巧妙的雙關技巧，造成「正經嚴肅」與「虛構戲筆」的巨大落差，就有可能引發讀者「始而驚，中而笑且排」³⁷、「大笑以為怪」的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內容與形式的「落差」³⁸或「失諧」，³⁹與近當代學者所討論的詼

³⁴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史傳〉，《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283-288。

³⁵ 又，魏晉南北朝固已有志怪、筆記等神怪題材，然時人多比為敘史，信其不誣。如干寶《搜神記·序》：「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見干寶：《搜神記·序》（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4年），頁286-287。又如《晉書·干寶傳》載劉劭稱干寶「鬼之董狐」乃將《搜神記》比擬於史家之作，更為論者所皆知。相關論述另可參葉慶炳：〈魏晉南北朝的鬼小說與小說鬼〉，《晚鳴軒論文集之二——小說論評》（臺北：幼獅文化，1985年），頁101-141。

³⁶ 語出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見羅聯添：《韓愈古文校注匯輯》引，頁2964。

³⁷ 語出李漢：〈昌黎先生集序〉，羅聯添：《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

³⁸ 佛洛伊德（1956-1939）曾引述等費舍爾（T.Vischer, 1807-1887）、李普斯（Theodor Lipps, 1825-1914）等學者討論「詼諧」的特徵，其中一項即是「不相似的東西之間的匹配」：在看似「相似」表述中，最終「人們發現的不是相似，而是差異。」見奧地利·佛洛伊德著，彭舜、楊韶剛譯：《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臺北：知書房，2000年），頁40-43。

³⁹ 見陳學志：〈「幽默與心理衛生」專題導讀：中外古今覓幽默，喚起民族幽默感〉，《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23卷2期（2010年），頁173-182。陳氏指出，引發「幽默」感受的發生歷程，包含認知與情意兩端。在認知階段，幽默的修辭技巧如誇張、矛盾、雙關等，會造成認知上的「失諧」（即上注佛洛伊德所謂「不相似的匹配」）；「失諧」狀態會造成讀者的緊張情緒，從而將尋求解答。然而，此一解答必須跳脫常規思考，暫時擺落嚴謹邏輯，而要訴諸新奇罕見、似是而非的思維方式。一旦獲得解答，則讀者就從緊張失諧中解放，獲得鬆弛、愉悅的情意感受。另可參看陳學志：《「幽默理解」的認知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年）。陳學志：〈從「聽笑話」到「開笑話

諧／幽默藝術特質非常相近，筆者認為這正是「以文為戲」獨特的藝術效果。由此出發，如前引楊明璋所論，還有許多相關語彙如「滑稽、諧謔、諷諫、俳諧」等指涉具備機智、幽默、詼諧、諷刺特質的創作，無形中也凝聚了一道「文」與「戲」交織的文學伏流，則此一「善戲謔」的文學，到底為何受到韓、柳的重視並為之辯護，也值得深入探討。

綜合上文（一）、（二）環繞〈毛穎傳〉的種種討論，本文的思索與提問有下列三項：第一，如前述，「以文為戲」的評價與爭論，發生在韓愈作〈毛穎傳〉前，則我們所關注的，除了闡明作品的「寓意」問題外，還應考慮範圍更大，關乎韓愈之「創作態度」的問題。本文的第一個問題，即是〈毛穎傳〉之創作意圖與其中的文道觀念究竟為何？為何韓愈在明知他人質疑的情形下，卻仍創作〈毛穎傳〉此一詼諧而富智趣的作品，究竟在哪些層面上，回應了當世「以文為戲」的批評？

第二，柳宗元撰〈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為其辯護時，所引《詩》句「善戲謔兮」云云，正與韓愈答覆張籍所稱典故相同。換言之，在柳宗元的認識中，環繞著「以文為戲」的論辯，並未在韓愈二次「答張籍」後就結束，反而延續到〈毛穎傳〉創作以至廣為流傳的期間，都尚能加入討論。那麼，柳宗元的辯護究竟效力又如何？其所詮釋的〈毛穎傳〉／「以文為戲」與韓愈有何異同？

第三、我們既已歸納出〈毛穎傳〉在形式或內容上，乃以文字為遊戲，是特殊文學技藝之展現；又其帶來的閱讀功效，則令讀者先驚訝怪異、後鬆弛大笑。那麼這些「戲」的特質或文藝技巧，又如何支持前述二項議題的表達？本文希望借用近、當代學者對「幽默」或詼諧文學的若干分析，探討〈毛穎傳〉的藝術表現特質。雖然我們知道，中國傳統上沒有完全對應西方文學「幽默（humour）」的詞彙，⁴⁰但這並不妨礙某些中國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仍具備部分「幽默」／詼諧文學的特質或功效。而對幽默或詼諧的心理探討與藝術形式解析，是西方學術的強項，正適宜作為他山之石，提供不同的思考進路，故本文仍嘗

話」——由幽默理解看幽默創造》，《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 24 期（1995 年 1 月），頁 240-261。

⁴⁰ 西文之 humour 一詞很難在傳統中國文獻中找到完全對應的語彙，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曾列出遊戲、諧隱、詼諧、機智、幽默、諷刺等專有名詞，指出這些詞彙的意義，在廣義層面上頗有重疊，但細部定義則各有差異。另外如林語堂曾析論「幽默」與「諷刺」、「嘲謔」、「機智」、「滑稽荒唐」之別，詳見林語堂：《幽默人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02 年）以及〈「幽默」與「語妙」之討論〉，收入林太乙編：《語堂幽默文選》（長春：時代文藝，1995 年），頁 147-150。陳學志〈「幽默與心理衛生」專題導讀：中外古今覓幽默，喚起民族幽默〉則爬疏了「humour」在西方世界的意義發展歷程，從本指「體液」，發展為貶抑居多的嘲弄諷刺，再到近世人們提倡以此類文體轉化苦難為歡笑的「善良幽默」。他指出中西方對於「幽默」或「詼諧」一類文體的發展歷程並不相同，所以才會有難以類比的情形。（頁 174-177）

試採用近世文學評論者對「幽默」、「詼諧」的文學藝術分析，作為思索〈毛穎傳〉與「以文為戲」的切入點。當然，在分析韓愈、柳宗元之原文時，原則上仍採用其本來用語如「戲謔」、「戲」等，引用相關文學批評論點進行分析時，則隨文或加註說明該論述與〈毛穎傳〉相關藝術特質的關聯。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第二節先以〈毛穎傳〉之「傳記」為主，討論〈毛穎傳〉的「人物」刻畫與典故運用，在前人基礎上，補充若干還能深入分析的案例：毛穎個人及其「三祖」的形象，各自形塑何種「文人」形貌，並藉此探討〈毛穎傳〉獨特的「人物」塑造，究竟有何「寓意」？本文第三節則以〈毛穎傳〉的「論贊／評論」為主，分別析論韓愈對毛穎其「族」的論贊，究竟建構了什麼樣的「史觀」，以及柳宗元為〈毛穎傳〉的辯護，又與韓愈有何異同？最後分析〈毛穎傳〉「以文為戲」的文學手法，如何發揮幽默或詼諧文學獨特的閱讀效果，支持著韓愈〈毛穎傳〉想傳達的「寓意」與「論斷」。

二、〈毛穎傳〉的典故與人物形象

就體裁言，我們仍可依據一般史傳文的結構，將〈毛穎傳〉分為「傳記」與「論贊」二部份。本節先就「傳記」進行討論，尤將著重其中典故之運用、人物形象及其表現效果。「論贊」的部分則於第三節討論。

（一）毛穎「三祖」之喻

〈毛穎傳〉開篇曰：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

明眎八世孫醜，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

居東郭者曰醜，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醜其家。

（《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6-327）

此段仿照史傳文慣例，先敘毛穎先祖、事蹟，實乃根據古書有關「兔」之故實，⁴¹編織成文。姜龍翔曾詳盡分析毛穎以「兔」為祖的意象內涵，認為根據韓愈文或其他相關文獻，「兔」的形象有「陰類」、「非正常物」、「狡」等特質，所以毛穎的三個祖先，都屬負面描述。⁴²筆者的意見稍有不同，「兔」的意象確如姜氏所論，不一定屬正面，反而有「狡詐」的特質，尤其是第三個祖先狡。但問題是，若均表現同樣的形象，何必重複三次？故筆者以為毛穎三祖，當有細部的形象區別與意義。以下進一步分析：

本段所述三個虛構人物，依時序為：夏禹時代的始祖明眎、「當殷時」的皦，以及東周戰國時代的東郭皦，其事蹟形象，各有不同的意義與面向。「明眎」典出《禮記·曲禮下》：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兔曰明眎……。⁴³

在「宗廟之禮」出現的「兔」，帶有較為神聖、莊嚴之意涵，似乎暗示了文人秉筆乃為邦國之用，具有神聖的價值，佐禹治東土、養萬物等語，亦在此脈絡之中；換言之，若毛穎／毛筆乃隱喻「文人」，那麼其祖先／源流，就可追溯到薦於宗廟，並具有佐王者、治天下之用的「禮文」層次。

其次，毛皦又有不同形象，「竊恒娥，騎蟾蜍入月」諸語，牽涉的神話傳說源流頗長，各家註解皆言典出《淮南子》之〈覽冥〉、〈精神〉諸篇。⁴⁴案：文中既言「當殷時」，則此典故可能還綜合化用《歸藏易》。《文心雕龍·諸子》云：

《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嫦娥奔月。⁴⁵

又《文選》李善注於嫦娥奔月典故，⁴⁶亦多引《歸藏》為說。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出土易占類秦簡，學者多認為其乃《歸藏》易，當中記載嫦娥事稱：

⁴¹ 如其族世居「中山」、「當吐而生」扣合文人「含毫」構思成文等等，各種韓文《集校》、《選註》注釋已詳，此不重述。

⁴² 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頁80-84。

⁴³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景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卷五，頁19。

⁴⁴ 參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匯輯》所輯各家注，頁2944。

⁴⁵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頁309。

⁴⁶ 參考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註》（臺北：華正書局，1977年景清嘉慶十四年胡克家刻本），李善註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望月方娥」（卷57，頁21）與王僧達〈祭顏光祿文〉「娥月寢耀」（卷60，頁26）兩度引「歸藏」稱「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

歸妹曰：昔者恒我（嫦娥）竊毋死之……【簡 307】……奔月而枚占……【簡 201】⁴⁷

由此可見，《歸藏》當為最早記載嫦娥故事的文獻，不論《歸藏》是否尚存於唐代，至少我們能推測中古中國的文學創作中，時人大概能夠連結嫦娥與《歸藏》的典故出處；且傳統以《歸藏》屬殷代，也比較符合文中所述「世傳當殷時」的安排，⁴⁸此亦可見昌黎匠心所在。此處「毛嬖」的形象，相較於「明眎」的典重莊嚴，無疑是奇幻神秘，甚至帶有一絲叛逆與詭譎；「遂隱不仕」亦延續此一形象，展現出相對於「廟堂」的另一種選擇，也彷彿是傳統文人的兩種出路——仕與隱。如此安排隱然表現出文人之筆具有多樣面貌，可莊可諧，顯則用於廟堂，輔佐王者，隱則為瑰奇神話，流傳閭巷。

復次，與韓盧爭能的「競」，典出《戰國策·齊策三》淳于髡說齊王之辭：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⁴⁹

配合此一典故，「競」概為東周戰國時「人」，以此接續秦時的毛穎。而毛競與韓盧爭勝的結果，乃招致他人妒忌，最後身死家滅。此一「狡兔」形象，相較於前述二者——不僅不能「養萬物」，亦不能飛遯隱居、全生保命——結果最為悲慘，且顯然是負面的。論者多詮釋此乃象徵文人因文字得罪的悲慘遭遇；從另一面來看，「狡而善走」若用於形容一個人的文筆，亦可解釋為在文字技術／技藝上「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的現象。然而文人馳騁筆力，切磋琢磨，固然快意，但稍有不慎則將導致骨氣都盡，零碎雕刻——「醢其家」，象徵文章生命喪失殆盡。值得注意的是，唐高祖年間編定《藝文類聚·雜文部》羅列筆之故實與各類詠筆之作：

⁴⁷ 王明欽：《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26-49。相關研究可參看邢文：《著乎竹帛：中國古代思想與學派》（臺北：蘭台出版，2005年）第二編〈先秦易學與學派：《歸藏》與《周易》〉有關《歸藏》之文獻學梳理與出土概況，頁59-102。黃沛榮：〈近代出土文物在《易》學研究上的意義〉，《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20期（2010年4月），頁53-80。趙爭：〈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研究綜述〉，《周易研究》第5期（2012年4月），頁7-12。

⁴⁸ 當然，與嫦娥故事有關的后羿，在神話系統中屬於帝嚳時代，遠早於殷時。不過據學者分析，嫦娥與后羿的連結可能較晚，見戴霖、蔡運章：〈秦簡《歸妹》卦辭與「嫦娥奔月」神話〉，《史學月刊》第9期（2005年），頁16-21。

⁴⁹ 西漢·劉向編：《戰國策》（山東：齊魯書社，2005年），頁118。

詩：梁簡文帝〈詠筆格詩〉……梁·徐摛〈詠筆詩〉……
賦：後漢·蔡邕〈筆賦〉……晉·傅玄〈筆賦〉……成公綏〈故筆賦〉……
贊：晉·郭璞〈筆贊〉……
銘：後漢·李尤〈筆銘〉……魏·傅選〈筆銘〉……晉·王隱〈筆銘〉。⁵⁰

當中〈筆銘〉曾提到：「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⁵¹已道出了筆／「文」可以為德也可以為禍的雙面性，此一詠筆傳統與觀念，蓋為韓愈所吸收。

綜上，可見韓愈描寫「毛穎」的三個遠祖，不僅故實安排巧妙，甚至連三人的時代順序與所引用典故年代，也大致亦切合，就文藝欣賞的角度而言，可謂工巧至極。同時，若欲究其深意，則此敘述亦非虛應故事，毛穎三祖的三種形象，也分別代表「文筆／文人」的三種重要面向：雅正典重的廟堂之用、詭譎譎怪的文學之思、爭能鬥勝的藝術之才。至於三個祖先的下場，乃以佐聖治國而得封神的明眛最佳，狡獪爭能者則慘遭酷刑，不可謂無深意寄託。

（二）毛穎形象與仕途

毛氏三祖敘畢，則由毛嬙的東周戰國時代順序至秦，正式進入對毛穎個人之敘述：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

筮者賀曰：「今日之獲^彘，不角不牙^彘，衣褐之徒^彘，缺口而長鬚^彘，八竅而趺居^彘，獨取其髦^鬣，簡牘是資^鬣。天下其同書^彘，秦其遂兼諸侯^侯乎！」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6-327）

蒙恬造筆與始皇統一文字故實，人盡悉知，此不重述。稍可補充二點，第一、「筮者賀」辭為韻語，且切合古韻，朱熹曾指出：

⁵⁰ 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雜文部》（臺北：新興書局，1969年），卷二，頁 1592-1597。

⁵¹ 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卷二，頁 1597。

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⁵²

案：全段筮辭押韻字主要為魚侯二部（見引文小字，為筆者所加），「髦」為宵部字，與侯部旁轉。由此可見出韓愈此文雖為編造，但於細節極用心。第二、本段多雙關手法，如「連山」除指夏代卜筮之法外，亦可用為筆攔／筆架之美稱；「遂獵」以下整段，「圍毛氏」、「拔其豪」——音同「毫」——「聚」而「加束縛」、「湯沐」與「封諸管城」，皆扣合「制筆」的步驟。《齊民要術》錄「筆法」曰：

韋仲將《筆方》曰：先次以鐵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穢毛……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羊青毛，縮羊青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圓……復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均，痛頤內管中。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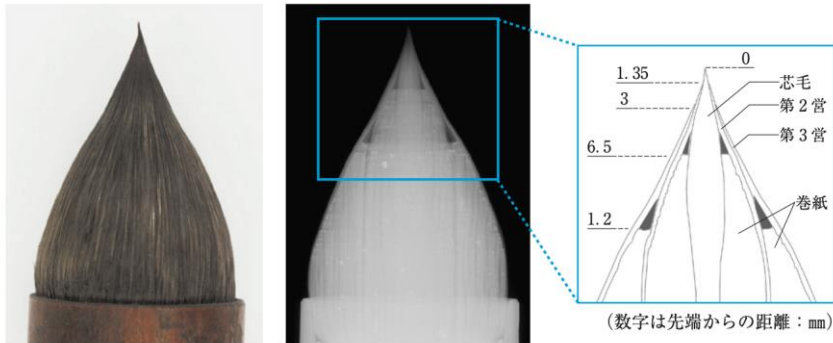
宋代《文房四譜》論造筆之法，引晉唐文獻，多述及兔毫制筆。⁵⁴又中古以前，筆多短而有「心」，近期日本正倉院公布所藏唐筆調查報告，⁵⁵可一窺所謂「聚其族而加束縛」之狀：

⁵²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論文下·詩〉，《朱子語類》，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7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40，頁3。

⁵³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9，頁40-41。

⁵⁴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頁7-9。所引包含王羲之《筆經》、張華《博物志》等。

⁵⁵ 日·日野楠雄，荒井利之，橋本貴朗，藤野雲平，向久保健藏：〈正倉院寶物特別調查：筆調查報告〉，《正倉院記要》第43期（2021年3月），頁1-58。以下引用圖片出處同此。另外關於筆制變革，何炎泉：〈北宋的毛筆、桌椅與筆法〉《故宮學術季刊》第31卷第3期（2014年），頁57-102。雖主題為宋代，但亦述及唐宋制筆法轉變。



挿図7 中倉37筆第11号の筆鋒と穂先のトライアングル (左：通常光、中：X線透過写真、右：図解)

由此可見韓愈不僅博通經典，甚乃留心體物，關注毛筆製作等細節，運化入文。毛穎既見親寵，下一段乃敘述其形象與行事：

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註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6-327）

不論經典、文書、註記，凡有文字者，皆須用筆，故毛穎可謂通古今中外之學，此為其「強記」處；而上下愛重，「善隨人意」者，亦暗合毛筆的特性：筆觸的方、圓、工、拙，端視用筆之人的手法／個性，此為其「便敏」處。

然而，上述形象究竟是正面抑負面，實有待釐清。筆者贊同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的分析，其指出：毛穎雖博通，然其所擅竟無「經書」一類，這或許與秦焚《詩》、《書》有關，也顯示出毛穎「乃背離儒學的人士」；此外，毛穎不喜武人，然終屈己與之來往，也是欠缺堅毅品德的表現。⁵⁶還可注意的是，毛穎竟擅於「浮圖」之說，佛教「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⁵⁷此可謂全篇用典中少數時序不相稱者，觀諸其他「毛氏」相關典故，「佐禹」本於虞夏《書》，當殷世便稱《歸藏》經，關合嚴謹，連古韻也顧

⁵⁶ 以上綜述、引用自姜龍翔：〈毛穎傳新詮〉，頁 85-86。

⁵⁷ 語出韓愈〈論佛骨表〉，此文中，韓愈甚至歷數自黃帝在位百年至於「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54）可見韓愈對佛教傳入中國時代有明確的認知。

及，韓愈更不可能於其最關注的佛教議題不辨年代，故此處應能相信乃昌黎刻意為之的細節。

論者通常以毛穎為文人的代表，若然，則韓愈此處呈現的「文人」形象，可說是儘管居高位而仕途顯達，卻身不由己、缺乏獨立自主之價值。對照〈進學解〉與〈送窮文〉中，類似韓愈投射自身形象的文句：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26）

其名曰「志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9）

一窮一達，對照鮮明。毛穎以務實致顯，〈進學解〉的「先生」跋前躓後，動輒得咎，為人所笑，〈送窮文〉的主人公則以文不切時用而窮。〈進學解〉、〈送窮文〉的人物形象，恐怕才近於韓愈的夫子自道：排佛老，誦六藝，性格矯亢直方，世俗聞其道而多嘲笑之。換句話說，韓愈對毛穎形象的塑造，與其自身的期許認知，並無太多相似處，而更近於對某種「文人」生命樣態的辛酸嘲諷：一心企求能為時俗欣賞、能受權威拔擢，看似八面玲瓏、無所不通，實則不能自主、俯仰由人。

最後，述毛穎仕途與終局：

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6-327）

毛穎「與上益狎」，又與暗指墨、硯、紙的陳玄、陶泓、褚先生相善同出，獲帝王寵信。此一敘述方罷，立即轉入「髮禿」、「摹畫不能稱上意」，始皇嬉笑黜之，可謂榮枯咫尺，毛穎的「人生」至此謝幕。

透過上述毛穎經歷，本文試從敘事要素——情節與人物形象——切入分析其形象表現。

首先，一般而言，「人物」的行動或性格具有推進「情節」之作用。但毛穎作為主「人」公，儘管融會古今「筆／兔」典故於一身，卻仍如一死「物」，不僅形象平淡，更欠缺主動作為。全篇讀來，幾乎看不到任何由毛穎主動引發的事件或鮮明情緒反應。真正驅動情節的是蒙恬與秦始皇，他們左右了毛穎一生出處；毛穎的好惡只有「不喜武士」一項，但「見請亦時往」，並未積極抗拒或尋求改變。

其次，就人物類型來說，敘事上常見分為「圓形人物」與「扁平人物」。⁵⁸毛穎顯然屬於後者：除了自始自終都維持「強記便敏」、「善隨人意」的形象外，還有一個特徵，乃是「沈默」；言語為觀察人物性格的重要線索，但以毛穎來說，不論任使喚、見廢棄、不喜武人等情境，都維持「終默不洩」，在情緒或行為上均沒有明確反抗、反省等反應，其形象或性格自然也就不會有所發展或立體化。

綜上特質可見，毛穎明明作為「傳主」，卻幾乎可說與所有的敘事情節保持疏離與被動；而當毛穎終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開口說話，乃在始皇嫌棄他「不中書」後，答以「盡心」二字。然而此二字，又是極度荒誕與嘲諷：「盡心」典出《孟子》，熟悉此一經典的讀者，很自然會聯想到有關孟子「浩然正氣」、「善辯」諸論，並知曉他在亂世中呼籲人類追求內在價值與道德自覺等主張；然而在毛穎的情境中，「盡心」用作雙關語，除了指毛穎作為臣僕，對帝王盡心盡力之外，⁵⁹也同時指涉筆心（見前文唐筆調查附圖）磨盡而不堪用。相對於原典中我們熟悉的孟子形象——堅持道德價值大義、甚至對君主不假辭色——沉默多時的毛穎此話一出，卻是在帝王跟前唯唯諾諾，最終回家養老，子孫甚多。「臣所謂盡心者」作為毛穎的第一句也是最後一句話，形同為其一生經歷收官，也呈現出兩大對比落差：

第一、以文本性質來說，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孟子》原典蘊含深刻哲思並具有一定程度的嚴肅本質；這與〈毛穎傳〉所述鬧劇般的人物歷程——先被粗暴俘虜，最終因髮禿、不稱上意而在始皇「嘻笑」中見黜——形成落差。《孟子》的嚴肅與〈毛穎傳〉的荒謬竟

⁵⁸ 最為人熟知的論述如英·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美·韋勒克、沃倫著，王夢鷗等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臺北：志文出版社，1976年），〈第十六章·敘述的小說之本質與樣式〉。《文學論》稱「圓形人物」為「圓滿的」、「發展的」、「力學的」，稱「扁平人物」為「平板的」、「靜態的」。

⁵⁹ 案：察考韓愈其他文章談及「盡心」者，除〈毛穎傳〉外，還有三篇：〈與祠部陸員外書〉稱：「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16）〈論今年權停舉選狀〉：「群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38）〈論淮西事宜狀〉「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72）這三個文例，都涉及具體政治事務與上下級關係，義為在下位者當「盡心盡力」輔佐上級，此處毛穎的話語當然也可以做此理解。

有互文之可能，遂產生一種帶有戲謔、荒唐感的閱讀體驗。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論幽默》曾指出「不協調論向來是最能解釋人類為什麼笑的理論」，⁶⁰所謂「不協調」包含：

觀點突然變化、語意突然改變、不一致或差異引起注意、熟悉的事物突然變得陌生。把事物納入不適合的概念中，或是把事物歸類於從某個角度看似適合、從另一個角度看卻又格格不入的概念底下。

突降反差或揭穿表象……把高上和低劣突兀地組合在一起。⁶¹

而意義或觀點的突降反差、高低切換，則「都可能在純粹語言的層面發生……雙關語也屬此類」。⁶²顯然，毛穎的「盡心」一語，正以雙關的方式，呈現了意義上的不協調反差。本文第一節論及「以史為戲」的「失諧」感，亦屬此類。

第二、承上，毛穎「盡心」之「反差」，在於《孟子》本意乃追求人的精神價值，在此雙關而對比於毛筆的物質特性：筆芯耗盡。有趣的是，正因為傳主毛穎「既是人又是物」的設定，那麼當他既以「人」的口吻，同時也以「筆」的本質說出「盡心」二字時，彷彿就在「精神」與「物質」兩造之間，暫時創造了一個奇異而不協調的中間點。這個中間點讓讀者反思「人化」與「物化」的關係：就「人化」言，根據文本表層比喻，毛穎顯然是「擬人化」之物；然而，他的「盡心」卻不指向《孟子》原本獨屬於人的道德精神追求，而以雙關的方式，將語意停留在指涉物理層次的髮禿（筆心磨損），以及文筆「摹畫不能稱上意」。相對的，我們考慮「物化」一端，若毛穎所擬之「人」，乃是某一類型的「文人」，那麼韓愈想諷刺的似乎正是「物化」的文人：所謂「君子不器」，若「文人」窮盡一生，就只像毛穎一般，追求拜官封侯、「與上益狎」、「子孫甚多」，一旦「不稱上意」，便遭捐棄，那麼跟一支耗盡芯毫的毛筆，又究竟有何區別呢？

上述關於語義的雙關落差，「人和物」的身份辯證，使得毛穎的形象既可笑又可悲：當其卑微髮禿的外在形象與冠冕堂皇的「盡心」一語迸出巨大落差時，讀者會感到荒謬可笑；但當我們細思此種不協調，不只存在於文學的奇想，而是真正可能在現實中遭遇時，對文人命運的悲涼感慨，遂油然而生。

⁶⁰ 英·泰瑞·伊格頓著，方慈安譯：《論幽默》（臺北：商周出版，2010年），頁89。

⁶¹ 英·泰瑞·伊格頓著，方慈安譯：《論幽默》，頁91、93、106。

⁶² 英·泰瑞·伊格頓著，方慈安譯：《論幽默》，頁101-102。

三、〈毛穎傳〉的史傳敘事結構與韓、柳異同

在前文分析基礎上，本節繼續討論〈毛穎傳〉的「論贊」，即「太史公曰」，嘗試釐清韓愈在此一虛構傳記中所建立的「歷史」框架及其內涵。此外也一併討論柳宗元的〈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一）扮演「太史公」：韓愈的論贊

〈毛穎傳〉末以「太史公」贊曰：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倖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6-327）

〈毛穎傳〉既為仿史傳體，我們不妨就將此段視作韓愈扮演「太史公」角色，綜觀歷代為「文」者而產生的感想／論斷。並且，這段論贊也提供了更完整的「毛氏」譜系，讓我們重新省視韓愈在〈毛穎傳〉整體建構的時代框架及其中隱含的立場。

如前文〈一〉提及，學者或據「秦真少恩哉」一句話，認為韓愈此文乃怨朝廷不知用人，對君主有所埋怨。而本文同意姜龍翔〈韓愈〈毛穎傳〉新詮〉，認為韓愈創作〈毛穎傳〉時，既沒有明確理由怨恨君王，也不至於把唐皇比做秦皇。另外還要補充的是，感毛筆「用後見棄」，嘆人「忘恩」的論點，實非韓愈首發。觀諸唐前詠筆之篇，如成公綏〈故筆賦〉已有「仡盡力於萬機，卒見棄於行路」之語，⁶³此種哀嘆老舊之物的主題，前引田曉菲文已梳理得相當清楚。換言之，毛穎「見棄」的遭遇，承襲更早的「詠物」傳統，並非〈毛穎傳〉真正能卓然立於類似作品之上的最大亮點。筆者認為，「太史公」整段實為觀察〈毛穎傳〉寓意之關鍵所在，不能只抓著「秦真少恩」一句，而輕率放過「毛氏有兩族」以下整段文字。以下就其中意涵，略作探討。

1. 毛穎與「周文」無涉

⁶³ 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卷二，頁1597。

本段特意提出「毛氏有兩族」，尤著重介紹「姬姓之毛」，也同樣鋪排種種故實，最終卻歸結於「無聞」。奇特的是，如前文〈一〉的分析，韓愈花了不少篇幅敘述毛穎「三祖」明眎、鬲與東郭饒，其時代依次對應為夏禹、殷商、東周戰國，正好明顯跳過被儒家與歷代文人目為典範、孔子盛稱「郁郁乎文」的「西周」時代。那麼為何在開篇處完全忽略「姬姓之毛」不提，至此方點出「文王之子封於毛」？筆者認為，此一敘述顯為刻意安排，寓託深意：若說本文的「毛氏」比擬、象徵的是「文」／文人，那麼「姬姓之毛」很顯然就是所謂的「周文」。然而至此我們回顧全傳，毛穎與「周文」的關係極端淡薄：毛氏初祖或「隱不仕」、或遭滅族，中山毛穎的祖先遂「不知其本」。此段明言毛穎非文王子孫／姬姓，顯然刻意將其與周文做出區別；又「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看似為毛穎開罪，實際上即言明毛穎與孔子無分毫關係。

綜合上面幾項特質，我們可說毛穎的來歷，與韓愈心目中的道統絕不相同：

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0）

毛穎非但與周公、孔子無關，且在「盡心」以後，遭君王離棄；然而他「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顯然不是所謂的「不得其傳」。如此看來，毛穎之「文」與周文疏遠，其若有「道」，也不在堯舜所傳之統。換言之，「太史公」／韓愈所見毛穎之族的興盛，反面就是「姬姓之毛」的衰亡。

2. 毛穎形象引發的反思

結合前文〈二〉所分析毛穎形象，可概括為：1.被動而無主見。其得始皇任用，只因一偶然卜筮，可謂全由命運安排，身不由己。2.看似隨和多才，實為暴政服務。毛穎仕於「不文」⁶⁴的暴秦，其「有功」處竟在「滅諸侯」。而加上此處的〈論贊〉，明顯還有第3項：其出身並非「姬姓之毛」，亦即與儒家經典無涉，無關周文、不傳道統。

由此，我們重新思考備受討論的「秦真少恩哉」一句話。透過本文〈二〉所分析毛穎的形象，筆者以為，其固然可代表秉筆之「文人」；但他並非韓愈所自詡／理想的人文人，更稱不上是傳承道統的儒者。與其說韓愈以毛穎自比而同情之，不如說韓愈所自詡者，正與毛穎截然不同。然而，當他以「太史公」的角度綜觀歷代「文」／文人的發展，像毛穎

⁶⁴ 語見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詮賦》，頁134。

這樣的文人還是「最為蕃昌」，而「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的悲劇也一再發生。韓愈鑑此，乃出於悲憤與惋嘆，一發對當代文人的嘲諷：如果一個秉「筆」之士，不承「周文」道統，雖在現實社會／官場中依然能子孫繁昌，卻無法樹立自身的價值，擁有獨立不屈的人格，像毛穎一輩子須仰賴於權威，乞靈於命運，最終只能徒然憤懣於帝王「少恩」，這才是真正的可悲可哀之處。「秦真少恩哉」在此不是真心的哀嘆或憐惜毛穎，而更像是對毛穎這種可悲文士的嘲諷。

在此觀點下，韓愈〈毛穎傳〉若讓讀者感受到冒犯或所謂「不登大雅之堂」，並不在於其筆墨遊戲的技巧層面，而是在於其運用詼諧戲筆，輔以諧擬史傳而帶出「周文不傳」的歷史敘事架構，達成了一石破天驚的目的或「寓意」：大範圍地諷刺了幾乎所有的文人。毛穎看似能得富貴，溫順可愛，實則相當可憐、虛度一生；而學者讀畢此文，若不能反思自身所學與立身處世是否與毛穎相類，徒知有待於人主施「恩」之多少，淪為「工具」——正如毛穎終究只是一管人人能左右之筆——則讀者在「大笑」之餘，其所嘲笑的對象，不正是自身的投射嗎！

（二）毛穎之「功」：柳宗元的評論

相對於他人對韓愈的質疑，柳宗元則有〈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一文為韓愈此文辯護。以下試由柳文展開論述：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

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⁶⁵

首先，柳宗元強調自己讀〈毛穎傳〉時如臨大敵、力不敢暇的態度，藉此呈現韓愈學問功祇之深；相關典故使用已見上文分析，確實可證此文之結構精絕、運典高妙、才氣縱橫。此外，「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喻，乃柳宗元認為韓文雖「怪」，卻遠比「模擬竄竊」者，勝在「筋」與「骨」——在傳統文學批評用語中，通常指涉作品具有實質的內容與嚴謹的架構——絕非僅是賣弄詞藻、獯祭故實。歷來詠物詩賦之善者，均非徒詠物，而乃能

⁶⁵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卷 21，頁 366-367。以下引〈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文同此，不另出注。

藉物遣懷、獨抒襟抱。由上文分析，也確實可證韓愈此文，寓有深意，不只是堆砌典故與學問的文藝競戲。

其次，柳宗元論「俳」體之文「有益於世」：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

俳諧之體，「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⁶⁶柳宗元又引《史記》、《禮記·學記》為證，言俳諧令人心情放鬆，對於誦習正典，乃有輔翼之效。進一步言，〈毛穎傳〉確實可承襲中國的諧隱文學傳統，只不過諧隱之體本多以詩、賦呈現，⁶⁷韓愈則一變而為紀傳之體，洵如錢穆所論，乃「以詩為文」，意在創格。⁶⁸在內容上，諧隱本已含有「遯詞譎譬」與「隱意指事」二層次，⁶⁹以〈毛穎傳〉言，即表面上以各種隱喻、譎辭作為一「人」之傳，實際上真正「指事」者，乃描繪「毛筆」；而韓愈更加上第三層次，即毛穎形象與「姬姓之毛無聞」、「盡心」等更深刻的雙關與諷刺（說見上文），使此文更富深邃意蘊。由柳宗元提出「俳諧」論述，可見未拘泥於題目稱「傳」，而能掌握韓愈此文的意蘊與精神。

其三，延續「正典」與「俳諧」的對照，柳宗元論及文學創作之多樣性：

太羹元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

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遊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

⁶⁶ 語見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諧隱》，頁 270。

⁶⁷ 有關諧隱文學的傳統源流，朱光潛〈詩與諧隱〉有相當完整的綜述與分析，見朱光潛：《詩論》（臺北：正中書局，1962年），頁 23-44。

⁶⁸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一文盛稱韓愈「以詩為文」：「站於純文學之立場，求取融化後起詩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入於短篇散文之中。刻意運化詩騷辭賦之意境而融入於散文各體中，並可剝落藻采，遺棄韻律，洗脂留髓，略貌取神。」（頁 53、54）

⁶⁹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諧隱》，頁 271；又班固《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見東漢·班固著，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 30，頁 3018。綜上可知，「譎譬」是技巧，「隱意」是意義；同時，隱必須使所「隱」之「意」為人所知，否則仍無法完足其效用。

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若以經典為「正」，俳諧為「奇」，則前者固然符合多數人的口味愛好，但後者也有少數人歡迎。柳宗元提出此點，如前引楊明璋所言，凸顯了「遊戲」本身之必要與獨立價值，也切合韓愈的創作觀。韓愈「性本好文學」，⁷⁰為文力圖創新，追求「能自樹立」⁷¹而不因循蹈襲，此不待本文贅述；而對文學之愛好新變，又與其傳道志業相結合，韓愈〈答劉正夫書〉曰：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古聖賢人。」……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即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21-122。）

此文通常被視為韓愈的創作理論，然實際上也含藏了他的「傳道方法論」。韓愈「為往聖繼絕學」的志業，在其眾多議論、書信中早已反覆稱說；然而如「繼承周孔之志」、「研習六藝」這類的口號，說多了只會令讀者心生厭煩，久之則「罷憊而廢亂」。如此傳道，怎能令人接受、服膺呢？故韓愈認為，若選擇用「文」來傳聖人之道，則當嘗試翻新出奇，吸引目光，引起興趣，如此古聖賢人之教才能藉由「奇文」深入人心、流傳久遠；同時，這樣的方法也正能滿足韓愈自身對文學的喜愛。〈毛穎傳〉或許就是基於此信念而作，雖不免招致誤解，然時至今日，此文依然傳誦不絕，不也正達到了韓愈的目的！由此可見，柳宗元深刻理解韓愈作〈毛穎傳〉之用心。

最後，柳宗元陳述「毛穎之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

古今文人所以鳴世，絕大多數由於著述立言，故「毛筆」確實對文人具有獨特且重要的意

⁷⁰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收入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83。

⁷¹ 韓愈：〈答劉正夫書〉，收入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21-122。

義。此論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特別點出韓愈對「文」的喜好，而其所喜愛的「文」，實亦由毛筆寫成，故應當「嘉穎之功」。第二、所謂「鬱積」，呼應上段「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指涉韓愈的文才與對文學的喜好，勢必將有所抒發。

以第一點來說，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韓、柳對毛穎之「功」的論述，其實很不相同。在〈毛穎傳〉中，韓愈稱「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實為尖銳的諷刺。但在柳宗元的評論中，則「六藝百家、大細穿穴」——其中自然包含韓愈所喜愛的經典——亦屬「毛穎之功」。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柳宗元試圖做出調和之論：秉筆為文之士，確實可以「物化」而任暴政所驅使；但也始終有「人」，可以創造出千古之下仍感動人心、昇華人性的經典之作。所謂事在人為，毛穎是人是筆，君子之器與不器，端看操作者一心所嚮。

進一步來說，若柳宗元所持，乃是調和而避免過度尖銳的立場，就可以說明〈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為何獨獨略過「姬姓之毛無聞」的議題。⁷²換言之，上述的第二個重點，柳宗元認為韓愈作〈毛穎傳〉，實乃有所「鬱積」、「不可以不陳」者，實乃點到即止、明而未融。但這兩句話，已很容易令人聯想韓愈〈送孟東野序〉的「不平則鳴」論：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36-137）

韓愈明知「以文為戲」之譏，仍創作〈毛穎傳〉，柳宗元則言「韓子之辭若壅大川」，強調其創作能量之沛然浩蕩、不得不發；而在前文分析基礎上，可知韓愈筆下的毛穎，就算不到醜陋邪惡的地步，也至少是可笑又可悲的，並且很可能傳達了韓愈對其當代文人的深刻嘲諷，所謂「鬱積」者，不外乎此。此處要問的是，韓愈所有「鬱積」與「不平」，為何必然是透過文學創作舒發？又為何是〈毛穎傳〉這樣帶有遊戲、詼諧風格的文章新體？筆者認為，這或許可從敘事策略與「幽默／諧隱」文學的角度略加分析。

透過上述分析，我們可說毛穎形象的「反面」，映照的正是韓愈誦六藝、排佛老，立志繼絕學，決心作一傳「姬姓之毛」／周文的儒者。這樣的理想固然是崇高的，但同時也可想見，乃是曲高和寡的。〈毛穎傳〉採用諧擬史傳而近乎小說的體裁，用戲謔的方式傳

⁷² 同時我們也可以料想，以柳宗元個人之才學、喜好來說，他也不會對毛穎通曉「浮屠老子之說」有所不滿。

達批判，或許更能達到上文所引「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的效果，而避免落入老生常談而遭忽視。並且，更重要的是，毛穎的宦徒固然可悲可笑，但韓愈自己顯然也難逃時勢與現實的逼迫，在嘲諷其他文人的同時，他也經常身在其中。如〈答崔立之書〉中，韓愈歷數自己數度求舉，欲足溫飽、活家族之事，毫不掩飾汲營狼狽之貌：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

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

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96-98）

換言之，韓愈並不是、也不能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場，批判像毛穎那樣的其他多數文人；相反的，他正是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時也與毛穎同樣無奈且無力。林語堂曾論「幽默」之特質云：

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者：一、在於同情於所謔之對象。人有弱點，可以謔浪，已有弱點，亦應解嘲，斯得幽默之真義。若單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二、幽默非滑稽放誕，故作奇語以炫人，乃在作者說者之觀點與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視世察物，必先另具隻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後發言立論，自然新穎。以其新穎，人遂覺其滑稽。⁷³

「幽默」一詞在西方的發展歷程，原本偏向於貶抑他人以此取樂嘲弄，但西方社會在十七世紀開始，逐漸意識並提倡以歡笑有趣的方式消解他人的心理負擔與痛苦，將「人生的苦難或悲劇轉換成為快樂」，方有了所謂善良的幽默。⁷⁴林語堂此論，即為發展至近代的「幽默」定義。其第一點，正可詮釋韓愈筆下的毛穎，令人發笑卻又實在不忍苛責；第二點，亦即作者之視世察物，當超脫世俗之觀點，也可以詮釋韓愈的文學創作將如何救贖其於現實社會的殘酷沈重之中。在〈答崔立之書〉中，韓愈自陳當他回顧自身的求官之路，感到

⁷³ 林太乙編：《語堂幽默文選》，頁 142。

⁷⁴ 見陳學志：〈「幽默與心理衛生」專題導讀：中外古今覓幽默，喚起民族幽默感〉，頁 174。

「顏忸怩而心不寧」；但就在下一步，他超越現實而出，將自己的文章放在歷史的長流中，如同「太史公」一般，省視古人與自身：

然彼五子者（案：指屈原、孟軻、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它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96-98）

韓愈所謂「同吾之所樂於人耳」，一方面當然指涉儒家理想中修齊治平，以至天下大同的和樂境界，然亦未嘗不能包含有韓愈對文學創作的愛好悅樂。換言之，誠如柳宗元所言，韓愈「窮古書、好斯文」，就是喜歡創作，並時時挑戰、探索書寫的極限。此固是「戲」，但正是這份不帶功利的悅樂之情，純然出於興趣、嗜好、情感的驅動力，彷彿在人人都「物」化為工具的世間，耀現文學藝術道韻所在，而讓理想有最後一塊淨土可棲。當韓愈進一步轉化這份情感以支持自身的道統觀，遂能在現實中懷抱理想，在文學中蘊含道德。我們可說，在〈毛穎傳〉這篇精心虛構、不切實際，只能「陳之於前以為歡」的作品中，韓愈寄託了最堅實真切的信念與志業；同時反過來說，韓愈也在最殘酷功利的社會現實中，堅持著某些「不實際」的理想與價值觀，堅持著對文學發自真心而非關功名的喜愛。而柳宗元也確實理解韓愈在刻意為戲謔、俳諧的表象之下，那份雅好文學並希冀自身悠遊斯文所獲之悅樂與理想也能觸動他人，最終傳聖人之道而「有益於世」的文心。

同時我們還需注意的是，通過種種雙關、巧妙用典的文學技巧，〈毛穎傳〉仍帶來饒富趣味的閱讀感受，甚至某種程度上彷彿邀請讀者一同進行知識的遊戲競藝。⁷⁵這種趣味、輕鬆的閱讀感，實際上也能夠平衡、緩和韓愈對毛穎乃至於所有他所不齒之「物化文人」的諷刺與批判。泰瑞·伊格頓曾引用佛洛伊德之說，認為開玩笑能夠「放鬆超我（superego）所受到的壓抑」：

笑話是對超我的猛然一擊……使得超我暫時放鬆警覺，讓叛逆的本我（id）逮到機會，把平常被禁止的感受推向前端。⁷⁶

⁷⁵ 畢竟大量的用典，同時考驗著讀者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量，理解文中各個典故出處，而此「尋找典故出處」的行為本身即帶來閱讀的樂趣。

⁷⁶ 英·泰瑞·伊格頓：《論幽默》，頁 23-26。

又說：

幽默都涉及對人類價值的殘忍忽視，但笑過之後，我們仍會持續對這種價值珍而重之。幽默讓我們享受無意義的幸福片刻，而不必承受無意義帶來的某些可怕後果。

77

韓愈帶有趣味的鋪陳手法，讓讀者可以肆意嘲笑毛穎偶然淪為暴政工具，因髮禿等荒謬理由見棄，既無尊嚴也無理想的一生。而實際上，我們或許心知肚明，這正是多數文人——包含韓愈與古今讀者——明知不應該，卻難以避免的際遇：在權力面前乞憐，在五斗米前放棄理想，在時勢洪流中迷失自我。毛穎如丑角般的表演，點出了現實的荒唐、殘酷、不可承受之重，如同揭穿了國王的新衣，卻同時讓我們用較為輕鬆的態度直視極可能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或鬧劇；而所有「鬱積」的文人——就如韓愈與柳宗元——讀了〈毛穎傳〉後，能在相對鬆弛、「息焉遊焉」的心情下，透過文藝之美，笑中帶淚地消解生命中部分的重擔與痛苦，而後在高妙藝術筆觸所帶來的愉悅閱讀體驗中「得以勵」，而能繼續「振筆為文」，對「文人」的價值與志業，繼續珍而重之。

四、結語

本文分析〈毛穎傳〉人物形象與敘事結構，探討其中可能傳達的意涵。第一節綜述前人研究的成果與基礎。第二節則嘗試分析兩項要點：毛穎「三祖」典故所喻，以及毛穎形象之塑造與意義，期望能對前賢研究加以補充。透過此一分析，也可見出韓愈不論是在文章形式、題材、甚至文術鍛鍊——總括用典、敘事、構篇等技巧——各種文學創作所要求的層面，皆追求創變、一新讀者耳目。第三節討論「太史公」對「毛氏」的論贊，並分析〈毛穎傳〉勾勒出的「毛氏家族史」之時序與結構，此外也討論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指出韓愈在奇章瑰辭之中，並未忘記自己的志業所在，〈毛穎傳〉體裁雖為史傳散文，然味其意蘊，卻如同托物言志的詩篇。而柳宗元的辯護，一方面見出其深刻理解韓愈之用心，另一方面又試圖調和〈毛穎傳〉中所暗含對文人尖銳的批判性。最末，本文嘗試

77 英·泰瑞·伊格頓：《論幽默》，頁 31。

補充、討論〈毛穎傳〉所具有的若詼諧、戲謔特質，指出作者原本具有諷刺或憤世嫉俗之意蘊，但透過詼諧、以文為戲的形式，又能解消、舒緩過於尖銳的批判，讀者因旁觀毛穎的悲慘而嬉笑，復內省諸己而自嘲，最後重新珍視身為文人的尊嚴與價值。

附識：本文原題為〈詠物與傳道：韓愈〈毛穎傳〉敘事與用典析論〉，宣讀於臺北市立大學主辦：「2023 文學與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 年 4 月 28 日，承蒙與會師長多所鼓勵與討論。修改後投稿《國文學報》，復蒙二位不具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使本文得以補苴訂謬；論文修改期間，則有賴 112 年度國科會計畫「世變與會通：近代中西學術交流視野下的《左傳》敘事、詮釋與譯著研究」兩位計畫助理姜如蔚、陳映儒同學協助查詢資料、訂補書目，謹此一併誌謝。

徵引文獻

古籍

- 西漢·劉向 LIU, XIANG 編：《戰國策》*Zhan Guo Ce*（山東 Shandong：齊魯書社 Qi Lu Press，2005 年）。
- 東漢·班固 BAN, GU 著，清·王先謙 WANG, XIAN QIAN 補注：《漢書補注》*Han Shu Bu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8 年）。
- 晉·干寶 GAN, BAO：《搜神記》*Sou Shen Ji*（臺北 Taipei：臺灣明倫書局 Taiwan Ming Luen Book Company，1974 年）。
- 梁·蕭統 XIAO, TONG 編，唐·李善 LI, SHAN 註：《文選註》*Wen Xuan Zhu*（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Press，1977 年景清嘉慶十四年胡克家刻本）。
- 梁·劉勰 LIU, XIE 著，范文瀾 FAN, WEN-LAN 注：《文心雕龍注》*Wen Xin Diao Long Zhu*（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 北魏·賈思勰 JIA, SI-XIE：《齊民要術》*Qi Min Yao Shu*，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子部第 73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 唐·孔穎達 KONG, YING-DA：《禮記正義》*Li Ji Zheng Y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6 年，景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
- 唐·柳宗元 LIU, ZONG-YUAN：《柳河東集》*Liu He Dong Ji*（臺北 Taipei：河洛圖書出版社 He Luo Publishing House，1974 年）。
- 唐·歐陽詢 OU YANG, XUN 編：《藝文類聚》*Yi Wen Lei Ju*（臺北 Taipei：新興書局 XinXing Press，1969 年）。
- 唐·韓愈 HAN, YU 著，馬其昶 MA, QI-CHANG 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Han Chang Li Wen Ji Jiao Zhu*（臺北 Taipei：河洛圖書出版社 He Luo Publishing House，1975 年）。
- 五代·劉昫 LIU, XU：《舊唐書》*Jiu Tang Shu*，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 宋·朱熹 ZHU, XI 著，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子部第 70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 宋·洪興祖 HING, XING-ZU 補註：《楚辭補註》*Chu Ci Bu Z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2005 年）。
- 宋·歐陽修 OU YANG, XIU、宋祁 SONG, QI：《新唐書》*Xin Tang Shu*，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 宋·蘇易簡 SU, YI-JIAN：《文房四譜》*Wen Fang Si P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 清·董誥 DONG, GAO 等編：《全唐文》*Quan Tang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7 年）。

近人論著

- 王更生 WANG, GENG-SHENG 編著：《韓愈散文研讀》*Han Yu San Wen Yan Du*（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Company，1993 年）。
- 王美盈 WANG, MEI-YING：〈試論韓愈〈毛穎傳〉之相關問題〉“Shi Lun Han Yu Mao Ying Chuan zhi Xiang Guan Wen Ti”，《世新中文研究集刊》*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 第 9 期（2013 年 7 月），頁 249-273。
- 王明欽 WANG, MING-QIN：〈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Wang Jia Tai Qin Mu Zhu Jian Gai Shu”，收入艾蘭 ALLAN, SARAH、邢文 XING, WEN 編：《新出簡帛研究》*Xin Chu Jian Bo Yan Jiu*（北京 Peking：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 Press，2004 年），頁 26-49。
- 王國維 WANG, GUO-WEI 著，王幼安 WANG, YIU-AN 校定：《蕙風詞話·人間詞話》*Hui Feng Ci Hua · Ren Jian Ci Hua*（臺北 Taipei：河洛圖書出版 He Luo Publishing House，1980 年）。
- 方介 FANG, JIE：〈談韓愈以文為戲的問題〉“Han Yu: Writing Essays as Playing Games”，《中國文哲研究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16 期（2000 年 3 月），頁 65-94。
- 卞孝萱 BIAN, XIAO-XUAN：〈韓愈〈毛穎傳〉新探〉“Han Yu Mao Ying Zhuan Xin Tan”，《安徽史學》*An Hui Shi Xue* 第 4 期（1991 年），頁 1-6。
- 田曉菲 TIAN, XIAO-FEI：〈中唐時期老舊之物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Old Things in the Mid-Tang Dynasty”，《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第 4 期（2020 年），頁 53-65。
- 朱光潛 ZHU, GUANG-QIAN：《詩論》*Shi Lun*（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1962 年）。

- 邢文 XING, WEN:《著乎竹帛：中國古代思想與學派》*Zhu hu Zhu Bo Zhong Guo Gu Dai Si Xiang and Xue Pai* (臺北 Taipei: 蘭台出版 Learning Tide Publication Company, 2005 年)。
- 何炎泉 HE, YIAN-QUAN:〈北宋的毛筆、桌椅與筆法〉“Northern Song Writing Brushes, Tables and Chairs, and Brushwork”《故宮學術季刊》*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第 31 卷第 3 期 (2014 年), 頁 57-102。
- 呂晴飛 LU, QING-FEI 主編:《散文欣賞(第二輯)》*Prose Appreciation (Volume 2)* (臺北 Taipei: 錦繡出版 Jin Xiu Press, 1992 年)。
- 林太乙 LIN, TAI-YI 編:《語堂幽默文選》*Yu Tang's Humorous Anthology* (長春 Changchun: 時代文藝 Shidai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5 年)。
- 林語堂 LIN, YU-TANG:《幽默人生》*Humorous Life* (西安 Xi'an: 陝西師範大學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02 年)。
- 姜龍翔 JIANG, LONG-XIANG:〈韓愈〈毛穎傳〉新詮〉“New Explanation of Han Yu's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成大中文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第 35 期 (2011 年 12 月), 頁 69-98。
- 胡楚生 HU, CHU-SHENG:《古文正聲——韓柳文論》*Gu Wen Zhen Sheng——Han Liu Wen Lun* (臺北 Taipei: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Li Ming Culture Enterprise Company, 1991 年)。
- 陳寅恪 CHEN, YIN-QUE:〈韓愈與唐代小說〉“Han Yu and Tang Dai Xiao Shuo”,《陳寅恪先生論文集》*Chen Yin Que Xian Sheng Lun Wen Ji*, (臺北 Taipei: 九思出版社 Jiu Si Press, 1977 年) 下冊, 頁 1293-1297。
- 陳學志 CHEN, XU-ZHI:《「幽默理解」的認知歷程》*You Mo Li Jie de Ren Zhi Li Cheng*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1 年)。
- 陳學志 CHEN, XU-ZHI:〈從「聽笑話」到「鬧笑話」——由幽默理解看幽默創造〉“Cong Ting Xiao Hua Dao Nao Xiao Hua: You You Mo Li Jie Kan You Mo Chuang Zao”,《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Fu Jen Studies* 第 24 期 (1995 年 1 月), 頁 240-261。
- 陳學志 CHEN, XU-ZHI:〈「幽默與心理衛生」專題導讀：中外古今覓幽默，喚起民族幽默感〉“You Mo and Sin Li Wei Sheng Zhuan Ti Dao Du: Zhong Wai Ku Jin Mi You Mo Huan Qi Min Zu You Mo Gan”,《中華心理衛生學刊》*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第 23 卷 2 期 (2010 年), 頁 173-182。DOI:10.30074/FJMH.201006_23(2).0001。
- 康韻梅 KANG, YUN-MEI:〈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的作品為考察中心〉“The Interplay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and Fi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A Study of Works by Han Yu and Liu Zongyuan”,《臺大文史哲學報》*Humanitas Taiwanica* 第 68 期 (2008

- 年 5 月), 頁 105-133。DOI:10.6258/bcla.2008.68.04。
- 莫山洪 MO, SHAN-HONG:〈裴度〈寄李翱書〉繫年考〉“Pei Du Ji Li ao Shu Xi Nian Kao”,《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Journal of Nanning Junior Teachers College*, 第 2 期(2009 年), 頁 50-52。
- 黃沛榮 HUANG, PEI-JONG:〈近代出土文物在《易》學研究上的意義〉“The Significance of Recent Excavated Material in the Study of I-Ching”,《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Zhong Guo Wen Hua Da Xue Zhong Wen Xue Bao* 第 20 期(2010 年 4 月), 頁 53-80。
DOI:10.29989/ZGWHDXZWB.201004.0002。
- 游國恩 YOU, GUO-EN:《天問纂義》*Tian Wen Zuan Yi*(臺北 Taipei: 洪葉文化 Hung Yeh Publishing Co., Ltd., 1993 年)。
- 童第德 TONG, DI-DE 選注:《韓愈文選》*Han Yu Wen Xuan*(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年)。
- 楊明璋 YANG, MING-ZHANG:《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Dun Huang Wen Xue and Zhong Guo Gu Dai de Xie Yin Chuan Tong*(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 Shin Wen Feng Print Co., 2011 年)。
- 葉慶炳 YE, QING-BING:《晚鳴軒論文集之二——小說論評》*Wan Ming Xuan Lun Wen Ji Zhi Er Xiao Shuo Lun Ping*(臺北 Taipei: 幼獅文化 Youth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85 年)。
- 趙爭 ZHAO, ZHENG:〈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研究綜述〉“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Gui Cang* Excavated at Wangjiatai”,《周易研究》*Zhou Yi Yan Jiu* 第 5 期(2012 年 4 月), 頁 7-12。
- 褚斌杰 CHU, BIN-JIE:《中國古代文體概論》*Zhong Guo Gu Dai Wen Ti Gai Lun*(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年)。
- 聞一多 WEN, YI-DUO:《古典新義》*Gu Dian Xin Yi*(臺北 Taipei: 九思出版社 Jiu Si Chu Ban She, 1978 年)。
- 劉國盈 LIU, GUO-YING:《韓愈》*Han Yu*(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79 年)。
- 劉美玉 LIU, MEI-YU、歐明俊 OU, MING-JUN:〈韓愈〈毛穎傳〉接受史述論〉“Han Yu Mao Ying Chuan Jie Shou Shi Shu Lun”,《閩江學院學報》*Journal of Minjiang University* 第 29 卷 6 期(2008 年 12 月), 頁 72-77。
- 劉寧 LIU, NING:〈論韓愈〈毛穎傳〉的託諷意旨與俳諧藝術〉“Lun Han Yu Mao Ying Chuan de Tuo Feng Yi Zhi and Pai Xie Yi Shu”,《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第 2 期(2004 年), 頁 51-57。

- 錢穆 QIAN, MU：《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Zhong Guo Xue Shu Si Xiang Shi Lun Cong IV*（臺北 Taipei：東大圖書公司 The Grand East Book Co., Ltd.，1978 年）。
- 韓廷一 HAN, TING-YI：《韓昌黎思想研究》*Han Chang Li Si Xiang Yan Ji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97 年）。
- 戴霖 DAI, LIN、蔡運章 CAI, YUN-ZHANG：〈秦簡《歸妹》卦辭與「嫦娥奔月」神話〉“Qin Jian Gui Mei Gua Ci and Chang E Ben Yue Shen Hua”，《史學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第 9 期（2005 年），頁 16-21。
- 羅聯添 LUO, LIAN-TIAN：《韓愈研究》*Han Yu Yan Jiu*（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1981 年）。
- 羅聯添 LUO, LIAN-TIAN：《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張籍年譜》*Tang Dai Shi Wen Liu Jia Nian Pu · Zhang Ji Nian Pu*（臺北 Taipei：學海出版社 Xue Hai Chu Ban She，1986 年）。
- 羅聯添 LUO, LIAN-TIAN：《唐代文學論集》*Tang Dai Wen Xue Lun J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1989 年）。
- 羅聯添 LUO, LIAN-TIAN 編：《韓愈古文校注匯輯》*Han Yu Gu Wen Jiao Zhu Hui Ji*（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2004 年）。
- 樂為 LUAN, WEI：〈韓愈〈毛穎傳〉的文體學價值〉“Han Yu Mao Ying Chuan de Wen Ti Xue Jia Zhi”，《黑龍江教育院學報》*Journal of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第 27 卷 12 期（2008 年 12 月），頁 121-124。
- 日·川合康三 KAWAI KOUZOU：《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Zhong Nan Shan de Bian Rong: Zhong Tang Wen Xue Lu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
- 日·日野楠雄 NICHIIYA KUSUO，荒井利之 ARAI TOSIYUKI，橋本貴朗 HASIMOTO TAKAO，藤野雲平 FUJINO UNPEI，向久保健蔵 MUKAIKUBO KENZOU：〈正倉院寶物特別調查：筆調查報告〉“Bulletin of Office of the Shosoin Treasure House: Pen Survey Report”，《正倉院記要》*Bulletin of Office of the Shosoin Treasure House* 第 43 期（2021 年 3 月），頁 1-58。
- 英·佛斯特 EDWARD M. FOSTER 著，李文彬 LI, WEN-BIN 譯：《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臺北 Taipei：志文出版社 Zhi Wen Chu Ban She，2002 年）。
- 英·泰瑞·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著，方慈安 FANG, CI-AN 譯：《論幽默》*Humour*（臺北 Taipei：商周出版 Ci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 年）。
- 美·韋勒克 RENE WELLEK、沃倫 AUSTIN WARREN 著，王夢鷗 WANG, MENG-OU 等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Theory of Literature*（臺北 Taipei：志文出版社 Zhi Wen Chu Ban She，1976 年）。
- 奧地利·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彭舜 PENG, SHUN、楊韶剛 YANG, SHAO-GANG 譯：《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Der Witz und seine Beziehung zum Unbewussten*（臺北市 Taipei：知書房 Zhi Shu Fang，2000 年）。

Humour and Solemnity: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Han Yu's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TSAI, YING-YING

(Received May 26, 2023 ; Accepted October 12, 2023)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delves into Han Yu's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and examines the use of allusions and narrative meanings in the text. The first section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second section offers two novel ideas. 1. it analyzes Mao Ying's “Three Ancestors” allusion, which is found to correspond to the Xia, Shang,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nd refers to the different uses of “essays/ literati”. 2. it scrutinizes Han's portrayal of Mao Ying, highlighting that Mao Ying's depiction does not represent Han himself. Instead, it underscores Han's use of irony and melancholy to convey the plight of literati, who struggle to assert their self-worth and are prone to being exploited by those in power.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Grand Historian's Commentary” of Mao Ying and Liu Zongyuan's defense of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In the narrative of Mao Ying's “three ancestors”, Han deliberately skip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only discusses the “Mao of the Ji clan” in the “Grand Historian's Commentary”; this fictional historical structure show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mage of Mao Ying as a literati and Han Yu's ideal value. Furthermore, in addition to Liu's deep understanding of Han's creative concepts and ideals, he attempts to reconcile the satirical meaning of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humorous qualities of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arguing that it is a masterful text that showcases Han's passion for literary creation, which sustained him to persist in his values despite the hardships of reality. It offers

readers the opportunity to temporarily escape the brutal reality of being a literati who is often powerless and reduced to a mere tool. By laughing out loud, readers can renew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ideals and values of literary pursuits.

Keywords :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Allusion, Characterization, Narratives,
Literature as a game

